



布萊昌短篇小說集

布萊昌短篇小說集

紀琨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57号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07 字数121,000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7 $\frac{1}{2}$ 插页1

195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册

定价(6) 0.65元

前 記

尤瑞依·布萊昌(Jurij Bržzan)是德國索尔本族的作家和詩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獎金獲得者。

索尔本族是德國的少數民族，屬斯拉夫系，一千多年以前，是一个相当强大的民族。後來被日耳曼封建勢力打敗，他們被迫在德國境內數度遷徙，最後定居在易北河和奧德河之間薩克森州琉塞喜阿區的山地裏。幾百年來，他們一直遭受着德國統治者的歧視和壓迫，人口不斷減少，只剩下了二十五萬人。希特勒法西斯主義者奪取了政權以後，壓迫更加殘酷，索尔本人的文化組織被解散，索尔本文的書籍被燒燬，索尔本的民主知識分子或被逮捕或被放逐。德國的統治者們想盡方法要“同化”他們，摧殘他們的民族文化，禁止他們學習和使用自己的語言文字。他們在德國統治者的高壓下，和東方斯拉夫的姊妹民族斷絕了聯繫，成為民族的孤島，但是他們卻沒有被“同化”，他們為了保存本民族的語言文字和風俗習慣，堅持不懈地進行了幾百年的鬥爭。

一九四五年，強大的蘇聯軍隊擊潰了希特勒法西斯主義者，解放了德國。一九四六年實行了土地改革，經歷數百年摧殘迫害的索爾本民族從此開始了獨立自主的幸福生活。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立後，在真正民主的新政權的充分保障和積極幫助之下，索爾本人民的民族文化獲得了空前的迅速發展。布萊昌這樣富有創造天才的作家，才有機會發揮自己的才能，積極從事創作活動。索爾本文藝工作者，獲得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獎金的，除布萊昌外，還有畫家諾瓦克和歌舞團的領導人魏納爾。

尤瑞依·布萊昌出身於一個窮苦的採石工人家庭裏，他的父親曾經在他出生的時候應徵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布萊昌幼年時，曾因被人目為“沒有祖國的孩子”而深受痛苦，青年時又因反對法西斯匪徒的暴行和欺騙被捕入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被抓去當兵，參加了進犯蘇聯的戰爭，親身體驗到希特勒軍隊的殘暴。他從希特勒的潰敗中預感到一個新的、真正屬於自己的祖國就要誕生了。一九四五年德國解放後，他不斷地寫詩和小說，反映索爾本民族過去和現在的生活。一九四九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立時，他曾參加索爾本族的代表團，赴柏林慶祝盛典，會見了皮克總統。現在他是索爾本作家協會的主席。

尤瑞依·布萊昌是一位極有才能的作家，他的短篇

小說真實地反映了索爾本人民的生活和鬥爭，文筆生動細膩，清新活潑，充分表現了他對自己人民的熱愛、同情和深切的了解。在他的筆調間還充滿了出自斯拉夫民族性格深處特有的幽默感，這種幽默感正是他們過去忍受欺壓、歧視和誤解時的唯一慰藉。他的人物都是從現實生活中攝取的，刻劃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他所運用的語言，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那些被描寫的人們自己的樸素的語言”。

這本集子裏的七個短篇小說，構成了一幅索爾本族人民解放前後生活的完整圖畫，描繪了他們經歷的苦難、鬥爭和歡樂，以及他們今天保衛世界和平的堅強意志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無限決心。

這七個短篇小說，都是從民主德國人民與世界出版社(Verlag Volk und Welt)一九五一年出版的尤瑞依·布萊昌的詩文集“田埂上長麥子”(Auf dem Rain Wächst Korn)中轉譯的。這是作者的第一部詩文集，也是第一部由索爾本文譯成德文出版的作品。

譯者 1956年2月。

統一書号：10020·407

定 价：0.65 元

目 次

前記·····	1
揚却娃老大娘是怎样对抗当局的·····	1
韓齐尔老漢·····	71
新工作方法·····	88
私生的小牛·····	118
林中一夜·····	129
弗里多林·····	155
田埂上長麥子·····	184

揚却娃老大娘是怎样对抗当局的

在一个有六匹耕馬的農民^①的莊屋裏，当年輕女工的住房內透出煤油吊灯的亮光時，發生了这樁違法犯禁而又不合常情的事。

这件事說它違法犯禁是顯而易見的，因为那个無父無母年輕的三等女工养了个沒有父親的孩子。可是，就常情來說却有點異样。通常在一般農莊上，總少不了标致、健壯的年輕女工，也少不了乾癟、色衰、全無動人之处的農民老婆，而貪圖歡樂，拿年輕女工的丰满腰肢來代替乾癟老婆的農民也有的是。

这个無父無母年輕的三等女工是在一个漆黑的冬夜，在乾草堆上屈服於东家的暴力之下的，單就这一層說，她倒也沒有違反常情。

① 索尔本族人民居住地區的土地过去幾乎全为德國貴族和大地主所佔有。這裏所說的農民是本族中为数寥寥的自耕農，相当於中農或富農。絕大多數的索尔本人，不分男女，都世代代在大地主或農民的農莊上当雇工，受尽剝削、欺压和凌辱。

可是現在，她養了個孩子，連指認一個長工或短工孩子的父親的權利都沒有，這就大大地不合乎常情了。

農民的乾癟老婆尽情地侮辱三等女工，罵她“娼婦”。這期間，這位農民成天低低地吊着褲子，頭髮抓得亂蓬蓬的，整個星期盡在打穀場上和田地裏轉悠；在這秋收的雨季裏，他只顧在廐屋和倉房附近袖手閒蕩。

三等女工來向地方當局申報，說她生了一個女孩，取名“瑪爾亞”，主管人認為這就夠了，便在登記簿內寫上：“父親不明。”

教區當局卻不滿意這樣的報告。可是這位女罪人，對着入地獄上火山的種種恐嚇始終一聲不響，臨了，技窮力竭的教區主管只好把這個父親不明的女孩瑪爾亞也登記在受洗簿上。

於是，不僅本村，就是附近四個村子的農民，連同地方當局和教區當局，統統明白了：為什麼農民科拉會這樣吊着褲子閒逛，極力迴避自己的老婆。

三等女工却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麼：她讓科拉在當局面前保住了面子，而使自己在牛欄後邊獲得一間單獨的住房，能夠把小瑪爾亞留在身邊餵養，同時，每年還可以多拿四個泰勒^①工資。

^① 泰勒，德國貨幣，一個泰勒等於三個馬克。

这样，沒有父親的小瑪尔亞就留在自己生父的農莊上了，五年之後長成爲一個能幹的小牧鵝女。

她在七歲時進了學校。這一回她是第二次跟當局作上了對，因為她偏要用左手在石板上歪歪扭扭地學寫字母，照她平時舀湯或在自己粗布小外衣上縫綴花布補釘時一直使慣了的一樣。

在學校裏，她坐在左邊靠牆第一行座位的最前排，跟教員面對面^①。最後排右邊的座位上是教員的兒子，比瑪尔亞大四歲。他旁邊是那位開家名叫“大商店”的商人的兒子，他家開的是磨房帶麵包店，兼賣酒食。商人的老婆是個大熱天走路也不脫鞋襪的人，每逢宗教節日總要款待貴客，邀請像地方長官代理人，祕書老爺这样的人；此外還有大闊佬哈比錫——城裏一家六扇大櫥窗的雜貨店的老闆，也常上他家走動。

可惜的是，教員和商人的兒子都不怎麼聰敏勤學，而他們下一年復活節都該上城裏進中學了。所以，教員老爺額外効勞，給他們兩個和另外幾個學生添授幾門必要的補習課程。

這一來自然就沒有時間照顧“小”學校裏和瑪尔亞同班的全体孩子了。因此也就難怪，僅僅一年之後，瑪尔

① 過去的這種鄉村小學校裏往往只有一個教員，整個學校的事務由他一人經營。

亞心中對於當局的對抗情緒便顯露出來了。

有一回，本村教會當局陪同城裏來的督察到學校來參觀。事不湊巧，督察剛好抽看了小瑪爾亞的習字石板。石板上的字母一個個地倒也寫得乾淨利落——抱歉的是，這些字要督察老爺戴上眼鏡才能辨認得出：“德意志幅員廣大——德國有一位皇帝——皇帝名叫威廉——感謝天恩將他降賜吾人。”瑪爾亞已經用左手學會了一筆美麗、清晰，但是要戴上眼鏡才認得出的流利書法。參觀過後，教員老爺在督察老爺面前飽受了一番申斥，而小姑娘瑪爾亞則給教員老爺關在屋子裏用鞭子着着实實揍了一頓。從這天起，教員老爺手裏的這根鞭子就經常光臨到這位書法流利的小姑娘身上，直到她學會了用右手在石板上默寫出“萬民受治於當局，當局受命於上帝”這句格言為止。

瑪爾亞年齡愈長，到夏天就愈難有機會去上學。不是要栽馬鈴薯便是要挖薊草，不是要種甜菜便是要收苧麻，禾把紮完又製乾草；最後，牲口又要出欄了，瑪爾亞得跟着照看，別讓牛馬竄進甜菜園或高粱地裏去吃了莊稼。

小姑娘十四歲了。復活節前幾天她的監護人來對她說，她現在用不着再上學了。

“教員老爺認為，”監護人說，“該學的你都已經學完啦。你已經學會估算一個草堆有幾束禾把，也知道清點

你的母牛和小牛，免得它們走失。你还学会了寫自己的名字和唸‘聖經’。而且，現在你已經長得够大、够結实，可以去放牛了。”

瑪尔亞可不願意。上学要比在地裏幹活美得多。在学校裏每天頂多是給教員揍一頓，或者給牧師揪揪頭髮而已。

可是在家得挨母親的棍子，農民老婆的呵斥和拳頭；農民科拉兇狠的耳光也是家常便飯。

她回答監護人說，她要繼續上学；別的孩子們也要再上一年學哩。監護人大發雷霆：“明天要是你再進學校的門，教員老爺會拿棍子揍你，把你趕出來。然後我也要揍你，你母親也要揍你——她已經得了科拉的錢賣掉你啦。”

瑪尔亞嚙起嘴唇，縮緊脖子，不再作聲。

過完復活節，星期三那天，她溜出牛欄，直奔學校。結果不出監護人所料：挨了一頓棍子，吃罷早飯，挽着提籃和別的小女孩們一道鑽進青嫩的苜蓿地裏耍石子的那種日子，竟一去不返了。

這年秋天，她的母親患了感冒，倒床不幾日便死掉了。瑪尔亞略略哭了哭；為了母親，頭一回逢星期日穿黑衣、繫黑裙、戴黑頭巾。

第二年春天她第二次逃跑。這一次可不再逃往學校，而逃到了相鄰五座村莊的南方。她逃到那兒，找着

了騎士田莊^①的總管，請求收留她作工。總管不在意地看了看她的證明文件，而着實打量了一陣她那幹過活的有力的雙手和矮短壯實的身材，然後就將她送進了女工宿舍。

一星期過後，農民科拉找到這兒來了，打算領回他私自潛逃的放牛女工，結果却落得個乾瞪眼。騎士田莊比起一個只有六匹耕馬的農民來自然有勢力得多。科拉只好扣下瑪爾亞母親遺留的一些黑布衣衫和寥寥幾件節日穿的花外衣，算是聊抵損失。

幾年過去了，瑪爾亞每日的工資也漸漸增添了幾個分尼，還得了個圓圓的腰肢、伶俐的口齒和一双懂得自衛的強壯的臂腕。

話雖如此，她過完十九歲生日後不多幾天，隨同二等長工雅可布·揚啓去辦理結婚登記^②時，却不得不懇求牧師當場鳴鐘，宣告他倆成婚。她的雙腕偏偏在緊要關頭忘了自衛，弄得險些兒讓揚啓的女兒在受初生洗禮的同時吃到他倆的結婚喜糕。

① 騎士田莊是一種屬於貴族的大田莊，享有免納賦稅的特權，由貴族指派專人以承包收益的方式管理，分佃和雇工經營。這種奉派的經租人稱為總管。

② 德國舊俗，結婚須先向教堂登記，由教堂公告徵詢有無異議，十日後才正式結婚。

一年過後，又是一個男孩在她的屋子裏出世了。屋子倒還寬敞。那座笨大的暗灰色磚灶固然佔地不少，可是，在這間屋子裏再給兩個孩子添放一張床鋪也還不太侷促。

第二個女孩出世時，雅可布·揚啓已經埋在福蘭德斯了^①，揚却娃和三個孩子在這間大屋子裏便有了更多的地面。

人生如逝水。兒女們都漸漸長大，很早便開始學會自行照料經常挨餓的肚皮。大女兒在一個農民家裏幹活已經三年，一天忽然跑回家來，只因為健壯有力的女工多的是，沒有人肯留用一個快要生孩子的女人，況且那未來的父親還是個外鄉來的燒磚工人。揚却娃老大娘對於這事倒也無所謂。可是又添了一個空肚皮，得要多費點張羅才行。這就成了瑪爾亞·揚却娃和當局之間的鬥爭必得爆發的原因。

一天，兩個男人和兩個女人在騎士田莊地裏種苜蓿。兩個男人各自偷取了一袖管苜蓿籽，女人中的一個也用一隻羊毛襪滿滿裝了一筒，而頭一回來種苜蓿的揚却娃却瞪大了眼睛莫名其妙。好半天她才体会到，一襪筒苜蓿籽可以換兩三個大麵包哩。可是她沒穿襪子，只好盡量在襯衫和外衣之間塞了一些，然後束緊腰帶。她

① 揚啓被徵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死在福蘭德斯戰場上了。

的心跳得好厲害，自己還當是衣兜裏的苜蓿籽在跳騰。最後，愛跳的苜蓿籽總算安靜下來了，因為同伴們都說——瑪爾亞·揚却娃自己也看到——田莊裏的苜蓿籽委實太多，少掉三兩磅並不妨事，這無論如何不算偷竊。

晚上，那位當局拒絕承認而揚却娃已經認可的女婿——失業的燒磚工人瓦爾特爾來了。揚却娃用舊襯衣縫了個小布袋，黑炭瓦爾特爾把明天進城要買的東西記下來：兩磅人造牛油，一磅大米，一磅麵粉，外加八分之一磅咖啡。揚却娃要買咖啡，因為她感到還是得鎮鎮心。

倒霉的是，另外那個女人不滿足她的一機筒，男人之中，也有一個不滿足他的一袖管，他們想得太簡單了，當晚竟乘黑摸到倉房裏，弄走了整整一麻袋。

田莊的新總管雖然不及老總管那麼眼銳，可是整整少掉一麻袋苜蓿籽倒也讓他有機會顯顯精明。他報告了警察。

聽說騎士田莊出了竊案，警察端端正正戴好制帽，套上加掌釘的皮靴，立即出外訪拿竊賊。趕巧毫無戒心的失業工人瓦爾特爾正在種籽市場上出售他那一小袋苜蓿籽，等候給他過秤和算賬，警察一到使人賊俱獲。

一小時後，主管的警察來到了揚却娃老大娘屋子裏。老大娘不在家，上甜菜地裏幹活去了。全沒提防會出什麼事。

警察把床舖統統掀開，翻箱倒櫃地檢查了所有的衣物，最後在床下發現一個盛牛油的紙匣，裏邊裝着小麥。

田莊總管被請來了，他認出說這匣小麥是他的，馬上就從一羣把鼻子貼在窗上看熱鬧的小孩中間喚進一個來，吩咐他把匣子捧回莊屋。

隨後，警察和總管一同去到甜菜地裏，把楊却娃召到面前。

警察一隻手輕輕按住手槍盒，一隻手撐在腰裏，大聲吼道：“楊虔^①，你偷了苜蓿籽？”

“是的，隊長老爺，”楊却娃毫不猶豫地回答，因為她曉得，一切都瞞不過當局，她知道當局對偷竊行為的看法是跟她不同的。

“你把東西藏在哪儿了？”

“給瓦爾特爾帶進城去了，隊長老爺。”

“瓦爾特爾？”隊長問道，“就是那個遊手好閒、常上你家來的失業工人？”

“是的，隊長老爺。”

“得。那麼另外的苜蓿籽呢？”

“再沒有啦！”楊却娃語氣肯定地回答，彷彿受了委屈。

警察隊長正要呵斥一通，想把这个倔強的賊女人帶回去審訊，總管却追問道：“那麼其餘的種籽是誰偷的，

① 楊虔是楊却娃的德語稱法。